

人间烟火

种菜小记

□柴京正

挑深沟、施底肥、浇透水、起高垄，垄成之后，再浅耨沟、少浇水、匀撒种、薄覆土，一小片菜园子就收拾成型了。

傍晚时分，我用两个多小时将小小菜园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种上白菜、萝卜、香菜、茼蒿、黄瓜等蔬菜。作为农家子弟，铁镢、钉耙、小锄这些农具，拨弄起来也算得心应手。

我虽一身臭汗，却是极有耐心，不躁不烦。我完全没想到，自己原来也可以这样平平静静地整一整地、种一种菜，让汗水自如地洒到土里，让时光轻松地印在晚归的夕阳身上。我想，这或许有着年岁已长的因素，但更多的是与生俱来的农家遗传基因起了作用吧！

记得小时候，常跟着父母一起种菜。到了适种时节，父亲先是将菜园子的土用铁镢深深地刨一遍，松一松土，然后再挑沟、施肥、撒种……小小的我只是好奇地看着，感觉这真跟变魔术一般：那小小的种子撒下去，历经几月，竟能长成一棵棵胖胖的大白菜，一个个肥硕的大萝卜，成为滋养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东西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稍大一点后，我就需要帮着父母搭一下手了，或浇一浇水，或盖一盖土。再大一些，我会跟在父亲身后，学着刨土松土、挑沟起垄、浇水施肥、撒种覆土。

小时候的时间，总是过得很慢慢很慢。年复一年，父母种菜、浇水管理，到了初冬，霜降之后结冰之前，父亲将白菜萝卜挖出来窖藏，母亲将它们端上饭桌，成为温暖我们整个冬季的热菜，成为抚慰我们幼小躯体灵魂的刚需。虽然那时的菜总是无肉少油，但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，靠它们滋养了整个童年。

耳濡目染，我对种菜程序已是了然于心，只是一直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。

而今，父亲故去，再也无人为我们种菜，我自己拾起这营生。今后的人生，我必须学会自己种菜。

我幼时积聚的种菜潜能爆发了。恰有小园荒芜，于是除荒草、松土地、拣石块和碎坷垃，将小小菜园整葺一新。栽上两畦大葱、两畦韭菜，加上黄瓜、白菜、萝卜、香菜等，规模蔚为壮观。

但是秋菜终究不如春菜，加上今年雨多地涝，我又不追肥不捉虫，所以萝卜白菜都长得不大，且叶片上有不少虫眼儿。但我并不在意这些，种菜本就是闲情，非为吃也。再按庄子的逻辑延展一番，那就是虫吃人吃不都一样吗？为何厚此而薄彼呢？

夏末到秋末的距离太短，短到容不下一株小小植物的生长成熟。我种下的秋黄瓜终于还是结了小小的果。它们短短的，像小小的猕猴桃，且形状极为丑陋，仔细看去，又像是非常羞赧的样子：不好意思啊，我长得不俊，也不大，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意。

看着那又小又丑的黄瓜，我反而内心不安了：在我看来，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使是这样又小又丑的果实，也是它们拼尽全力才凝结生成的啊！它们一个季节的力气和积蓄，全在这里了，这也是它们与世界交流的唯一凭证。我为它们叹息的同时也深深为它们感到自豪。

生命总是很短暂的，青菜虽只能拥有短短一季的生命长度，但它们也是竭尽全力地去生长、去壮大，绝不偷工减料，绝不怨天尤人。

我是农家子弟，生性朴实，会种菜

也许是我生命中永远的本分。守好自己的本分，绝不怨天尤人，做一个像一株小小植物一样的人，慢慢在阳光下快乐生长，轻轻在秋风中自由吟唱，不管长得怎么样，都要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。

年复一年，父母都在种菜收菜，我们日复一日地吃着菜，苦难和贫穷从来没有压垮我们。在那些充满风风雨雨的贫困日子里，父母用他们的辛劳搀扶着幼小的我们，让我们走出泥泞崎岖，踏上光明大道。而今，还没等我们搀扶他们多久，他们就纷纷老去，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夕阳下，漫天黄叶纷飞。看着满园小菜，我知道，它们马上就要完成这一季的生存使命，归隐于土了。

小菜们不管是霜是冻，是风是雨，都在努力完成自身不可复逆的使命。而作为人类的我们，也要一直走下去，从幼童走到成人，从中年走进老年。

霜降时分，我种的青菜被连根拔除了，小小的菜园亦变得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”。可是，待到来年春风起，我将撒种再绿黄土地。



朝花夕拾

街头的马戏表演

□马洪军

最近偶尔会在城市街头的小广场上，看到外来马戏团的表演。这让我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流动在城乡间的马戏表演。那时的马戏表演一般只能在重大节日前后得见，并且在一个地方一开演就是接连几天。彼时，演出地周边的居民，早就通过各种渠道获知演出信息，有空闲的大人和早已欢喜地到处乱窜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赶了过去，那场面，活脱脱就是“赶大集”。

那时的马戏团也拥有极大的排场，光拉东西的车就有好几辆，人员几十个到上百的都有，售票的、看场子的、表演的、后勤的，“工种”齐全。大家各司其职，一到目的地就驻扎下来，围起一个偌大的表演场地，搭建起豪华的帐篷与专业的舞台，张贴出海报，做好宣传，排定演出日期和场次，然后售票开演。演出时，还有专门的报幕员介绍节目，节目有杂技、魔术、歌舞、驯兽表演等，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。报完幕，众多演员轮番上场，阵阵精彩把现场的观众牢牢吸引住，鼓掌声、喝彩声、欢笑声不断，

一时间场地热闹非凡，如同在庆祝盛大节日。

那时看表演，只觉得演出的姑娘是那么漂亮迷人，搞笑的小丑是如此滑稽可爱，大人看得痴迷，小孩笑得欢乐。

而今，街头的马戏表演，一辆厢货车就载满全部人员和行头，灯光音响屏幕满是现代科技。组织表演者先是开车沿街用喇叭宣传着吆喝上一两个小时，一到傍晚无需多少准备，停下车就可开演。仅有的几个表演人员，没有专业的舞台，划块空地围个圈子，打着招牌名曰“免费观看”，却在开头和途中让围观者购买些小东西，进行着马戏团版的拙劣直播带货。

车体上的LED屏上播放着一些节目内容，演出组织者兼老板兼报幕员，扯着嗓子如街头卖场的售货员一般招揽生意，见周围三三两两来了不少人，便让演出人员先演些小杂耍，如吞刀、钻圈、小魔术等。眼见观众越来越多，便在重头戏上演前，赶紧再兜售一些小东西。整个演出过程中，组织者和表演者一唱一和掺杂些插科打诨，试图

给他们的表演增加些色彩和趣味。无奈，他们是这一行没落的一族，艺术的传承和精髓已在他们的手中消磨殆尽，有限的水平已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，这些都使他们的表演看起来与周围的人文环境极不协调，可以说毫无精彩可言。

演出的姑娘不再是年轻漂亮，而是风尘仆仆、营养不良；小丑看似滑稽实则让人觉得辛酸可怜，他们小打小闹地驯些小动物表演，又怎能激起看过无数动漫、逛过海量动物园和游乐园，眼界和视野已今非昔比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的兴趣。围观的人们没有欢声笑语，只是默默地看着表演打发时间。冷眼旁观的，是那耍猴的戏。

一场表演下来获得的收入，不用说，他们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根本抵不上驱车而来的费用成本，辛苦一场徒收心酸。就连我这个站在几十米外的旁观者，都心生惻然，替他们唏嘘不已。

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有些东西也就一去不复返了。



青岛西海岸报

琅琊放歌

再写白菜

□程爱国

故园的白菜又青翠了
一年又一年

拂拭不掉怀念的阳光
一直穿凿另一半菜叶
谁在思乡的时候
就听到阳光叮当地敲打
泪水仅为一棵白菜而流

母亲常为临冬的白菜担忧
我们何尝不是越冬的草木
簇拥在母亲的灯光下
倾听霜雪的脚步声
这时母亲总会说
为人的道理都在朴素的菜根里

最后一颗柿子

□王振昌

暗月不知在何时开始冷凝夜空
潮水不愿退去
竭力亲吻着沙石
月光也在海浪声中羞涩起来
温顺的沙滩从海中悄然闪现
不断延伸着柔软的身体
只为更多的人依偎彼此

冷辉没能照彻你我的身影
却点亮了远处的柿子树
初冬的夜里
只剩下最后一颗柿子
在这寒冬的日子里
我只剩下了你

那一颗柿子红得透亮
似你的脸庞
那一颗柿子留恋着秋天
透着思念的忧伤
月儿与我坐在树下
夜露使我清醒

竟不知这最后一颗柿子便是你呢
还是我就是这柿子树下的一块石头

立冬以后

□张艳

绿色小雏菊开得热烈
穿过昨夜昏黄寒凉的记忆
有暖暖炉火
常在心底燃烧
枝头永恒挂满金色阳光
手抚簌簌而落的心情
不忍触碰

这乍寒还暖时候
施施然独立
用月光搅拌乡愁
酿一甌菊花酒

那日种牡丹
那日采青莲
那日小轩窗前
棠树花见我犹怜
望你
渐行渐远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